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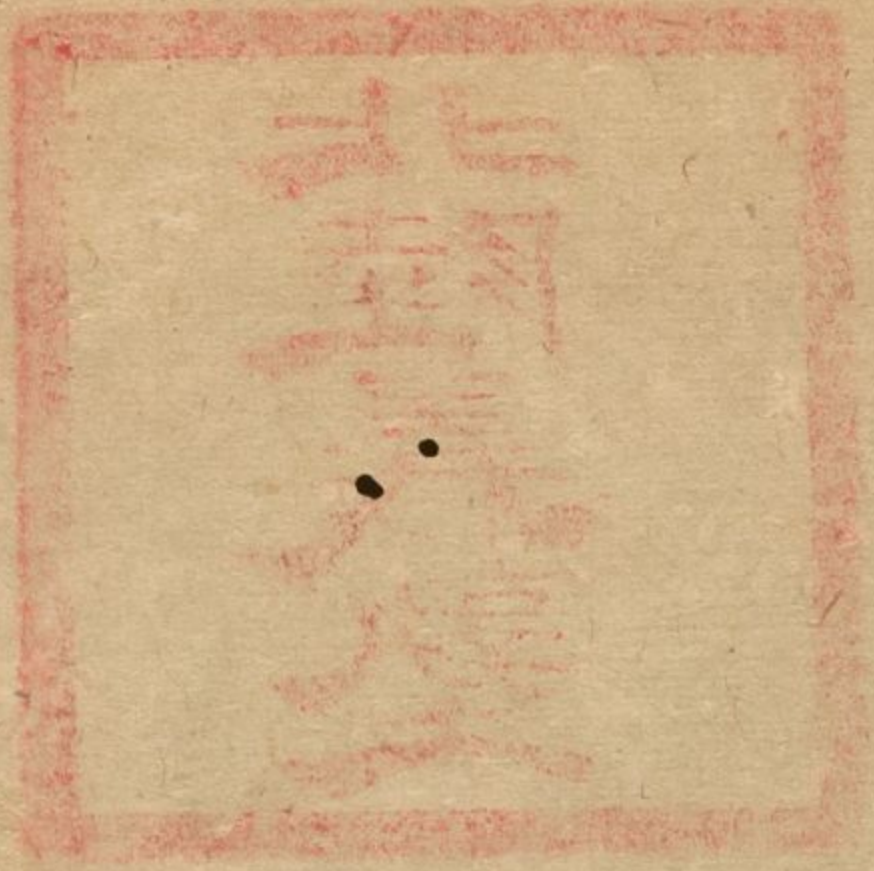
T 1307/8225

b.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5 1962

五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五序

別三子序

丁卯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贈王堯卿序

辛未

別張常甫序

辛未

別湛甘泉序

壬申

別方叔賢序

辛未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別王純甫序

辛未

別王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別梁日孚序

戊寅

大學古本序

戊寅

禮記纂言序

庚辰

象山文集序

庚辰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兩浙觀風詩序

壬戌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炁候圖序

戊辰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戊辰

恩壽雙慶詩後序 戊辰

重刻文章軌範序 戊辰

五經臆說序 戊辰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

壽湯雲谷序 甲戌

文山別集序 甲戌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送南元善入覲序 乙酉

送聞人邦允序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戊子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高平縣志序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五

同里後學俞 嶙重編

序

別三子序

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
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舉業之習聖學幾於息矣
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
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
也夫一人為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眾

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
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
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
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卽
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
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
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
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
仁予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

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
輩予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
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
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
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
雲霞依泉石追瀛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澹然
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
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
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

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
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
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
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
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
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
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
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
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

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潛剛
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
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
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
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
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
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裘巫醫

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
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
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
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
而論子聞也將聞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
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子言予以聞之道路
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
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
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

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
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
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
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尚其有窮也
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
爲何如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
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忘味

寢忘寐日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誦鄉之人
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
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
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
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
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媿焉
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奕
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
其歸遠矣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

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
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
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
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
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
精精也一專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
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
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况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
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

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贈王堯卿序

辛未

終南王堯卿爲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言也夫言日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爲實凡今之所謂務乎

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皆以爲高矣才人皆以爲美矣學人皆以爲博矣是可以無察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麓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已矣吾惡夫言之多也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別張常甫序

辛未

太
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日期之別

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
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奇之過也雖然必有以
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爲博也可
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
以爲密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脩辭
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爲行也可以爲學
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
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爲靜也可以爲學乎常
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

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
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
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
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
姑無以爲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
以復於子

別湛甘泉序

壬申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
軻絕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

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
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
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
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
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爲我者乎
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
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
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
色取相飾以僞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

所可爲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間古之人有終身不
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畧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
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
之習而弊之所從來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
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
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性命之
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
詞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
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

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而始寃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復興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遇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別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別方叔賢序

辛未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

王陽明先生全集
辭章之尚於予若氷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爲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爲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日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橫渠子之勇撤臯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

道也何有斯道也絕響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美有若是是以樂爲吾黨道之

別王純甫序

辛未

王純甫之掌教應天也陽明子旣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爲職鰥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哉陽明子曰其學可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哉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

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也巨微修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也巧冶不相爲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埴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辨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巧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圻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之致也是故或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爲之蔽習爲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污入之而流濁猶鑿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

告顏淵克己復禮爲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夫已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旣
叛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
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汚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
也弗可得已守仁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
年疾疚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
見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爲童子卽知棄
去舉業勵志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
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

嘗爲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
每見其溢於面今旣豁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
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
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恐於宗賢之別而
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爲我結廬天台鴈蕩之間吾
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旣乃復見陽明
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曰

應子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旣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問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旣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問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爲戲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

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日子之來旣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旣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

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覩乎燕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

叙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典卿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群焉中國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謀焉析蠶絲擢牛毛而莫旣其奧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

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
焉者則其群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
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
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擢
牛毛而莫旣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
所益益之是爲二也二則僞故誠不可益不可益
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
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
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

台雁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論之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陸清伯澄歸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繹所學贈處
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
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
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
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旣
而旬一至又旣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旣而
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廡下之室而

旦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過於親師故趨
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
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卽是可以知其
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哉澄則以爲日退也澄
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歆然忽耿然而疑已而
大疑焉又閃然大駭乃忽闖然若有覩也當是時
則亦幾有所益矣自是且數月蓋悠焉游焉業不
加脩焉反而求焉俛俛然頽頽然昏蔽擴而愈進
私累息而愈興衆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
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爲日退也明日又辭於陽
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
其然乎謂已爲日退者進脩之勵善日進矣謂人
爲日進者與人爲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已
爲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爲日進也
而氣歉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
所由分也可無慎乎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苦其難

而不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有見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合則遲疑旬日又往聞其說則又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奕乎奕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

子與之坐蓋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聳然若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論孟明日又言之加密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焉吾悔焉十年之攻徒以斃精神而亂吾之心術也悲夫積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俾及時從事於此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德而無負

於夫子之教居月餘告歸陽明子叙其言以遺之
使無忘於得之之難也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
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爲
夙夜勗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
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螻莩時其灌
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
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辨而篤行之是耕耨

灌漑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莠稗也志端矣
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莠稗也吾嘗見
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莠稗也見子之勤耕
耨矣然猶懼其莠稗之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
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
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
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已百未之敢望而猶
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者衆矣雖開說
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

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爲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

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昧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爲而無所用乎是甘

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旣而告歸請陽明子爲書其說遂書之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旣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於是校士程曾氏採撫書院之興廢爲集而弁以白鹿之規明政教也來請予言以諭多士夫爲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侯之意勤矣興

廢之故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爲乎然予聞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

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
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
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
者其培擁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
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
五教之目次之以爲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
之要若各爲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
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
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

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
哉故吾因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幾乎
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
復追尋其緒自後辯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决裂
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
以亂之守仁蚤歲業舉溺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
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蕪茫無可入因

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
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
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處
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
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
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逕蹈
荆棘墮坑塹究其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
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
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目以爲立異好奇

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
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恒疚於
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
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
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爲自誑誑人之罪
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
定之說自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
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固於朱
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

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
未有聞則亦何恠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
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旣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
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
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
旣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
異端輒採錄而哀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
於吾儒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別梁口孚序

戊寅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跛蹙行而不已未有不
至而世之君子顧以爲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
也其爲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
可及乎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溺於支離鶩於虛
高率以爲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
便日以淪於污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唾詆曰狂
誕不自量者也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
哉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
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世之人

不知咎其不爲而歸咎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已
矣進士梁日孚携家謁選於京過贛停舟見予始
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來與之語日晏而別又
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日則假館而請受
業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開譬百端日孚皆笑而
不應莫不囂且異其最親愛者曰子有萬里之行
戒僮僕聚資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營閱歲而
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必有大
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日孚笑曰吾今則有大

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見病狂喪
心者乎方其昏迷曠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
自信以爲是也比遇良醫沃之以清冷之漿而投
之以神明之劑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爲
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
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病狂不復者反從而
哂唁之以爲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
於此矣居無何予以軍旅之役出而遠日孚者且
兩月謂日孚旣去矣及旋而日孚居然以待旣以

委其資斧於逆旅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
將終身焉扣其學日有所明而月有所異矣然後
益嘆聖人之學非夫自暴自棄未有不可由之而
至而日孳出於流俗殆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
復留餘三月其母使人來謂曰姑北行以畢吾願
然後從爾所好知日孳者亦交以是勸日孳請曰
焯焉能一日而去夫子將復赴湯火蹈荆棘矣予
曰其然哉予以聖人之道爲有方體乎爲可拘之
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旣醒之人而復赴湯火

蹈荆棘者子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爲懼日
孳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不滯
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以性故不拘以
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焉往而非學
也奚必恒於夫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
求正予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

大學古本序

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
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

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卽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

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經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禮記纂言序

庚辰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

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旣已墮於空虛澆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烟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

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爲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

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爲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旣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爲寧國也將以是而

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
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爲序之若此云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
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
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
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
施濟衆爲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

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
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
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
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
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
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
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旣無其心矣而尚何有
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
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
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
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可得而
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
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
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
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
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闢
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

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
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
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
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
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
苟取而觀之其是非異同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
顧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
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
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

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
茂元氏將重刊象山之文集而請一言爲之序予
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
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
矣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履素先生詩一帙爲篇二百有奇浙太叅羅公某
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
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

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爲詩文又
皆淪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爲僭也
吾子以爲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
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况乎
詩文其精神心術之所寓有足以發聞於後者哉
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
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
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實
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

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
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
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
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
也亦有一言之訓矣又况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
爲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叅公之治吾浙寬而不
縱仁而有勇溫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
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
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叅公之所自吾
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
叅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係
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叅公起拜曰某固將以
爲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言序之大叅公名
鑒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
叅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
文獻於此益爲有證云

兩浙觀風詩序

壬戌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爲僉憲陳公而作也古

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
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
大夫相與盟會問遣猶各賦詩以言已志而相祝
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
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
朝見茲土之諸侯同律曆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
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問得失賞有功罰有
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興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
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

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
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
僉浙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
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
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飢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
望解病者呻鬱者怨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強者蹶
者齧者梗而孽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
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
公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剔以克有濟

期月之間而飢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者申蹶者起齧者馴孽者順竊者靖滌蕩剖剝而率以無事於是乎修廢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鴈蕩陟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吊子胥之忠誼禮嚴光之高節希遐躅於隆龐挹流風於彷彿固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唯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歡欣鼓舞以頌公德然

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二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 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尚亦永有所托而因以不墜也

山東鄉試錄序

甲子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爲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来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

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同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太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蓋

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予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旣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

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頗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耻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耻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

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傅實司監臨某某司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又相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列于錄矣

氣候圖序

戊辰

天地一元之運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分而爲十二會會分而爲三十運運分而爲十二世世分而爲三十年年分而爲十二月月分而爲二氣氣分而爲三候候分爲五日日分爲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而爲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氣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

也候證於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爲立春爲雨水其候爲東風解凍爲蟄虫始振爲魚負冰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以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以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以警惕夫人爲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盲雨之愆而地無昆虫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雨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冰則書無麥苗則書多麋則書蜚蜚雨蝻蟪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則書春無冰則書鷓鴣來巢則書凡以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之汗隆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以示世之君臣者恐懼修省之道也大總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爲七十二候圖遣使以幣走龍塲屬守仁敘一言於其間守仁謂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之萌也使者曰何以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

論志之於弓矢几杖盤盂劔席繪之於圖畫而日
省之於其心是故思馳騁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
物甘逸樂者喜親夫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
繪者不於彼而於此吾是以知其爲善端之發也
吾是以知其爲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爲而
謹修其政令也歟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
道也歟夫警惕者萬善之本一而衆美之基也公克
念於是其可以爲賢乎由是一因人事以達於天道
因一月之候以觀夫世運會元以探萬物之幽蹟
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以喜聞而樂
道之爲之敘而不辭也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戊辰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
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
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
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
不忍集而餞之南門之外酒旣行有起而言於公
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爲其處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也有所樂公始以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頌
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爲方面於雲貴之間者十餘
年內釐其軍民外撫諸戎蠻 政務舉而德威著
雖或以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暴
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爲乎今茲之歸脫屣聲利
垂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烟霞而屏迹寵辱無
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
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已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
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大夫忠襄公

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違其母欲養則違其父不
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
之憂勞爲國而忘其家不知凡以成忠襄之志而
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
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懽伸色養之
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
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蓋
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
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

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溺而不止者也公之用
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
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
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
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
者盡於道矣不可以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
諸大夫皆曰然子盍書之以贈從者

恩壽雙慶詩後序

戊辰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

有九其年 天子以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

史配爲孺人在朝之彥咸爲歌詩侈 上之德以

祝公壽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 命巡

按貴陽以王事之靡監將厥父母之弗遑也載是

冊以俱每陟岵岵望飛雲徘徊瞻戀唱然而興嘆

黯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微諷之而長歌

詠嘆之以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

際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

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爲巨秩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屬守仁敘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有不必要捧觴
戲綵以爲壽不必柔滑旨甘以爲養不必候起居
奔走扶携以爲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
之心願如是而親以爲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後吾
之心始樂也子必爲是不爲彼以拂其情而日吾
以爲孝其得爲養志乎孝莫大乎養志親之願於
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猷嘻嘻旦夕孰與名垂簡
冊以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澤被生民以張
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夔臯以明我之能

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以是願其
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以
願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以是願其子者賢父母
也以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恒百不一遇
焉其庸可冀乎侍御君之在 朝則忠愛達於上
其巡按於茲也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摩
赤子起其疾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
其懾大奸使不得肆祛大弊使不復作肥梳調服
撫諸 而納之夏以免 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

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
以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之賢蘄太史之
序詳矣其所以修其身教其家誠可謂有是父有
是子是詩之作不爲虛與諛故爲序之云爾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
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
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
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

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
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葦相與捐俸廩之資
錢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固
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敘一言於簡
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
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
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
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
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

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僞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鈞聲

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白酒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洒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五經臆說序

戊辰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
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
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
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
之爲醪也夫謂糟粕之爲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
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 萬山
中書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
意有所得輒爲之訓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畧
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

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爲是固又忘
魚而釣寄興於麴蘖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
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爲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
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
一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

潘氏四封錄序

辛未

歛潘氏之仕於 朝者戶部主事君選大理寺副
君琮戶部員外君旦南大理評事君鑑凡四人正
德五年冬琮旦以上三載取選鑑以 兩宮徽號

旬月之間皆得推恩封其親如其官焉於是敘八制爲錄侈上之賜以光其族裔而來謂某曰德下寵浮若之何其可請一言以永我潘氏某曰一族而四顯來者相望也其盛哉夫一月之間而均被榮渥則又何難也蓋吾聞之大山之木千仞而四榦垂而四峰之巔飛鳥之鳴聲不相及也春氣至而四榦之杪花葉若一則其所出之根同有不期致焉潘氏之在婺聞望自宋元而來其培本則厚四子者固亦潘氏之四榦矣是惟否塞閉晦苟際

明期而諧景會其軒竦條達孰禦則夫 寵命之沾暨不約而同也其又足異哉雖然木之生風霆之鼓舞炎暑之酷烈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俾堅其質而完其氣非獨雨露之沾濡生成之也夫恩寵爵祿雨露也號令宣播風霆也法度政事之苛密煩困炎暑也時之險阨患難顛沛陰寒冰雪之嚴沍剝落也何莫而非生成四子蓋亦畧嘗歷之其材中楹柱而任梁棟矣吾願潘氏之益培其根也四子拜而起曰吾其益培之以忠孝乎漑之以

誠敬乎植之以義而防之以禮乎某曰然則潘氏
之軒竦條達其益無窮爾已矣某不爲應酬詩文
餘四年矣寺副君之爲暨陽也予嘗許之文未及
爲而有南北之別今茲復見於京師而以是責償
焉故不得而辭也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

章達德將歸東雁石龍山人爲之請於是甘泉子
托以考槃陽明子爲之賦衡門客有在坐者啞然
曰異哉二夫子之言吾不能知之夫閱爾形無瑩

爾精也其可矣今茲將惟職業之弗遑而顧雁蕩
之懷乎彼章子者雁蕩之產矣則又可以居而弗
居依依於京師者數年而未返是二者交相慕乎
其外也夫苟游心恬淡而栖神於流俗塵囂之外
環堵之間其無屏霞天柱乎雁蕩又奚必造而後
至不然托踪泉石而利祿狃其中雖廬常雲之頂
其得而居諸於是陽明子仰而喟俯而默卒無以
應之也志其言以遺章子曰客見吾機權焉行矣
子無忘客之言亦無以客之言而忘甘泉子之托

壽湯雲谷序

甲戌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雲谷方爲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爲予談呼吸屈伸之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之登三茅之巔下探葉陽休玉宸感陶隱君之遺迹慨嘆穢濁飄然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慘然猶有怛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貌而吾信吾之心旣別雲谷尋

入爲給事中又遷爲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徙官南太僕再過丹陽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尚憶眉間之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吾之庶幾也則貌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廬矣又

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稿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其所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憊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且以爲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

光發累釋則怡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夫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嘻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尚以壽爲賀乎夫壽不足以爲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做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

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有的各中
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復有足賀
也已明年三月予再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
請遂追書之

文山別集序

甲戌

文山別集者宋丞相文山先生自述其勤王之所
經歷後人因而採集之以成者也其間所值險阻
艱難顛沛萬狀非先生之述固無從而盡知者先
生忠節蓋宇宙皆於是而有據後之人因詞考迹

感先生之大義油然而興起其忠君愛國之心固有
泫然泣下裂背扼腕思喪元首之無地者是集之
有益於臣道豈小小哉古之君子之忠於其君求
盡吾心焉以自慊而已亦豈屑屑言之以漸知於
世然而仁人之心忠於其君亦欲夫人之忠於其
君也忠於其君則盡心焉已欲夫人忠於其君而
思以吾之忠於其君者啓其良心固有人弗及知
之者非自言之何由以及人乎斯先生之所爲自
述將以教世之忠也當其時仗節死義之士無不

備載亦因是以有傳是又與人爲善者也是集也
在先生之自盡若嫌於靳世之知以先生之教人
則吾惟恐其知之不盡也在先生之自盡若可以
無傳以先生之與人爲善則吾惟恐其傳之不遠
也先生之裔孫今太僕少卿公宗巖復刻是集而
屬某爲之序某之爲廬陵也公之族弟某嘗以序
謀茲故不可得而辭嗚呼當顛沛之時而不忘乎
與人爲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
於善者忠之推也不以靳知爲嫌而行其教人之

誠者仁之篤也象賢崇德以章其先世之美之謂
孝明訓述事以廣其及人之教之謂義吾於是集
之序無愧辭耳矣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麻城劉君天和之尹金壇也三月而政成考邑之
故而創志焉曰於乎艱哉吾欲觀風氣之所宜民
俗之所尚而無所證也以諏於鄉老有遺聽焉吾
欲觀往昔之得失民俗之急緩弛張先後之無所
稽也以詢於閭野有遁情焉吾欲觀山川之條理

疆域之所際道路井邑之往來聚散制其經適其
變而無所裁也則以之闢荒穢入林麓有遺歷焉
亦惟文獻之未足也而爾已矣嗚呼古君子之忠
也舊政以告於新尹吾何以盡吾心哉夫政有時
而或息焉告有時而或窮焉書之冊而世守之斯
其爲告也不亦遠乎志成使來請序吾觀之秩然
其有倫也錯然其有章也天也物之祖也地也物
之妣也故先之以天文而次之以地理地必有所
產故次之以食貨物產而事興故次之以官政政

行而齊之以禮則教立故次之以學校學以興賢
故次之以選舉賢興而後才可論也故次之以人
物人物必有所居故次之以宮室居必有所事事
窮則變變則通故次之以雜志終焉嗚呼此豈獨
以志其邑之故君子可以觀政矣夫經之天文所
以立其本也紀之地理所以順其利也叅之食貨
所以遂其養也綜之官政所以均其施也節之典
禮所以成其俗也達之學校所以新其德也作之
選舉所以用其才也考之人物所以辨其等也修

之宮室所以安其居也通之雜志所以盡其變也
故本立而天道可睹矣利順而地道可因矣養遂
而民生可厚矣施均而民政可平矣俗成而民志
可立矣德新而民性可復矣才用等辨而民治可
久矣居安盡變而民義不匱矣修此十者以治達
之邦國天下可也而况於邑乎故曰君子可以觀
政矣

送南元善入覲序

乙酉

渭南南侯之守越也越之敝數十年矣巨奸元惡

窟據根盤良牧相尋未之能去政積事隳俗因隳
靡至是乃斬然翦剔而一新之克惡貪殘禁不得
行而狡僞淫侈游惰苟安之徒亦皆拂戾失常有
所不便相與斐斐緝緝構讒騰誹城狐社鼠之奸
又從而黨比翕張之謗遂大行士夫之爲元善危
者沮之曰謗甚矣盍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
彌堅行之彌決且曰民亦非無是非之心而蔽昧
若是因學之不講而教之不明也吾寧無責而獨
以咎歸於民則日至學宮進諸生而作之以聖賢

之志啓之以身心之學士亦蔽於習染闕然疑恠
以駭曰是迂闊之談將廢吾事則又相與斐斐緝
緝訾毀而詆議之士夫之爲元善危者沮之曰民
之謗若火之始炎士又從而膏之孰能以無燼乎
盍遂已諸元善如不聞也而持之彌堅行之彌決
則又緝稽山書院萃其秀穎而日與之諄諄焉壘
壘焉越月踰時誠感而意孚三學洎各邑之士亦
漸以動日有所覺而月有所悟矣於是爭相奮曰
吾乃今知聖賢之必可爲矣非侯之至吾其已夫

侯真吾師也於是民之謗者亦漸消沮其始猶曰
侯之於我利害半我之於侯恩怨半至是惠洽澤
流而政益便相與悔曰吾始不知侯之愛我也而
反以爲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爲
勞我也我其無入之心乎侯真吾之嚴父也慈母
也於是侯且入覲百姓皇皇請留不得相與謀之
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將安哺乎嚴父吾去吾將安
恃乎士曰吁嗟維父與母則生爾身維侯我師實
生我心吾寧可以一日而無吾師之臨乎則相與

假重於陽明子而乞留焉陽明子曰三年之覲大典也侯焉可留乎雖然此在爾士爾民之心夫承志而無違子之善養也離師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學也不然雖居膝下而侍几杖猶爲不善養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爲哉衆皆默然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顧逡巡而退明日復師生相率而來請曰無以輸吾之情願以公言致之於侯庶侯之過其來旋而有以速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頸也

送聞人邦允序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嶮峽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慢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以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慢從而自慢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爲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媒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於與敖之謂也吾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

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爲重舉職爲榮則夫人之輕
與慢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戊子

嘉靖丁亥冬守仁奉命視師思田省吾林君以
廣西右轄實與有司旣思田來格謀所以緝綏之
道咸以爲非得寬厚仁恕德威素爲諸所信服
者父臨而母鞠之殆未可以強力詭計刼制於一
時而能久於無變者也則莫有踰於省吾者遂以
省吾之名上請乞加憲職委之重權以留撫於

茲土蓋一年二年而化洽心革朝廷永可以無
一方顧也乎則又以爲聖天子方側席勵精求
卓越之才以更化善治則如省吾之成德夙望大
臣且交章論薦或者請未及上而先已有隆委
峻擢恐未肯爲區區兩府之遺黎淹歲月而借之
以重也疏去未踰月而巡撫鄖陽之命果下矣當
是時八寨之猺積禍千里且數十年方議進兵討
罪省吾將率思田報效之民以先之報聞衆咸爲
省吾賀且謂得免兵革驅馳之勞也省吾曰不然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三
當事而中輟之仁者恐之乎遇難而苟避之義者
爲之乎吾旣身任其責幸有改命而亟去之以違
吾心吾能如是哉遂弗停驅而往冒暑雨犯瘴毒
乘危破險竟成八寨之伐而出嗟乎今世士夫計
逐功名甚於市井刀錐之競稍有患害可相連及
輒設機阱立黨援以巧脫幸免一不遂其私瞋目
攘臂以相抵捍鈎摘公然爲之曾不以爲耻而人
亦莫有非之者蓋士風之衰薄至於此而亦極矣
而省吾所存獨與時俗相反若是古所謂托孤寄

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省吾有焉正德初某以武
選郎抵逆瑾逮錦衣獄而省吾亦以大理評觸時
諱在繫相與講易於桎梏之間者彌月蓋晝夜不
怠忘其身之爲拘囚也至是別已餘二十年而始
復會於此省吾貌益充氣益粹議論益平實而其
孜孜講學之心則固如昔加懇切焉公事之餘相
與訂舊聞而考新得予自近年偶有見於良知之
學遂具以告於省吾而省吾聞之沛然若決江河
可謂平生之一快無負於二十年之別也矣今夫

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爲之倡焉耳省吾忠信仁厚之質得之於天者既與人殊而其好學之心又能老而不倦若此其德之日以新而業之日以廣也何疑乎自此而明學術變士風以成天下治將不自省吾爲之倡也乎於省吾之別庸書此以致切劘之意若夫期望於聲位之間而繫情於去留之際是奚足爲省吾道之哉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弘治癸亥冬守仁自會稽上天目東觀於震澤遇南濠子都立敬於吳門遂偕之入玄幕登天平還值大雪次虎丘凡相從旬有五日予與南濠子爲同年蓋至是而始知其學之無所不窺也歸造其廬獲拜其父豫軒先生與予坐而語蓋屯然其若避而彙趨也秩然其若斂而陽煦也予罔然而心撼焉倏而色慚焉倏而目駭焉亡予之故先生退守仁謂南濠子曰先生殆有道者歟胡爲乎色之

不存予而德之予薰也南濠子笑而頷之曰然子
其知人哉吾家君於藝鮮不通而人未嘗見其學
也於道鮮不究而人未嘗知其有也夫善之弗彰
也則於子乎避雖然吾家君則甚惡之吾子既知
之也穆其敢隱乎凡穆之所見知於吾子皆吾家
君之所弗屑也故鄉之人無聞焉非吾子之粹於
道其寧孰識之夫南濠子之學以該洽聞四方之
學者莫不誦南濠子之名而莫有知其學之出自
先生者先生之學南濠子之所未能盡而其鄉人

曾莫知之古所謂潛世之士哉彼且落其榮而核
之存彼且固靈株而塞其兌彼且被褐而懷玉離
形迹遁聲華而以爲知己者累孰比比焉跡形骸
而求之其遠哉今年先生壽八十神完而氣全齒
髮無所變八月甲寅 天子崇徽號於兩宮推恩
臣下於是南濠子方爲冬官主事得被異數封先
生如其官同年之任於京者美先生之高壽樂南
濠子之獲榮其親也集而賀之夫樂壽康寧世之
所同慕而予不敢以爲先生侈章服華寵世之所

同貴而予不敢以爲先生樂南濠子以予言致之
先生亦且以予爲知言乎乙丑十月序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
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
行否爲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
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
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
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

西南徼也地卑濕而土疎薄接境於諸島蠻瘴
癘鬱蒸之氣朝夕瀰茫不常睹日月山種海獠非
時竊發烏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
懼而避焉者也然予以爲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
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
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
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
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
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

三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捨此而他也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見之於己固已有間則又何惟其險夷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世之士而能以行道爲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

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况以爲懼而避之耶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於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爲冬官主事出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家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愛敬之如一日君亦自爲童子以至於爲今官

經歷且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恒如一家
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于內不當
任遠地君曰吾則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
嗚呼若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
古人之風也歟夫志於爲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
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
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况其赫燁
之聲奇緯之績久熟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
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高平縣志序

高平志者高平之山川土田風俗物產無不志焉
曰高平則其地之所有皆舉之矣禹貢職方之述
已不可尙漢以來地理郡國志方輿勝覽山海經
之屬或畧而多漏或誕而不經其間固已不能無
憾惟我朝之一統志則其綱簡於禹貢而無遺
其目詳於職方而不冗然其規模宏大闕畧實爲
天下萬世而作則王者事也若夫州縣之志固又
有司者之職其亦可緩乎弘治乙卯慈谿楊君明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之五
甫令澤之高平發號出令民既悅服乃行田野進
父老詢邑之故將以修廢舉墜而邑舊無志無所
於考明甫慨然太息曰此大闕責在我遂廣詢博
採搜秘闕疑旁援直據輔之以已見遵一統志凡
例總其要節而屬筆於司訓李英不踰月編成於
是繁劇紛沓之中不見聲色而數千載散亂淪落
之事棄廢磨滅之跡燦然復完明甫退然若無與
也邑之人士動容相慶駭其昔所未聞者之忽睹
而喜其今所將泯者之復明也走京師請予序予

惟高平卽古長平戰國時秦白起攻趙坑降卒四
千萬於此至今天下寃之故自爲童子卽知有長
平慷慨好奇之士思一至其地以叩千古不平之
恨而不可得或時考圖志以求其山川形勢於彷彿
間予嘗思睹其志以爲遠莫致之不謂其無有
也蓋嘗意論趙人以四十萬俯首降秦而秦卒坑
之了無哀恤顧忌秦之毒虐固已不容誅而當時
諸侯其先亦自有以取此者夫先王建國分野皆
有一定之規畫經制如今所謂志書之類者以紀

其山川之險夷封疆之廣狹土田之饒瘠貢賦之多寡俗之所宜地之所產井然有方俾有國者之子孫世守之不得以已意有所增損取予夫然後講信修睦各保其先世之所有而不敢冒法制以相侵陵戰國之君惡其害已不得騁無厭之欲也而皆去其籍於是強凌弱衆暴寡兼并僭竊先王之法制蕩然無考而奸雄遂不復有所忌憚故秦敬至於此然則七國之亡實繇文獻不足證而先王之法制無存也典籍圖志之所關其不大哉今

天下一統 皇化周流州縣之吏不過具文書計歲月而以贅癰之物視圖志不知所以宜其民因其俗以興滯補弊者必於志焉是賴則固王政之首務也今夫一家且必有譜而後可齊而况於州縣天下之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無不治則天下治矣明甫之獨能汲汲於此其所見不亦遠乎明甫學博而才優其爲政廉明毀淫祠興社學敦倫厚俗扶弱鋤強實皆可書之於志以爲後法而明甫謙讓不自有也故予爲序其畧於此使後之續志

者考而書焉

外邦

學

矣

淵

首

其

一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五

